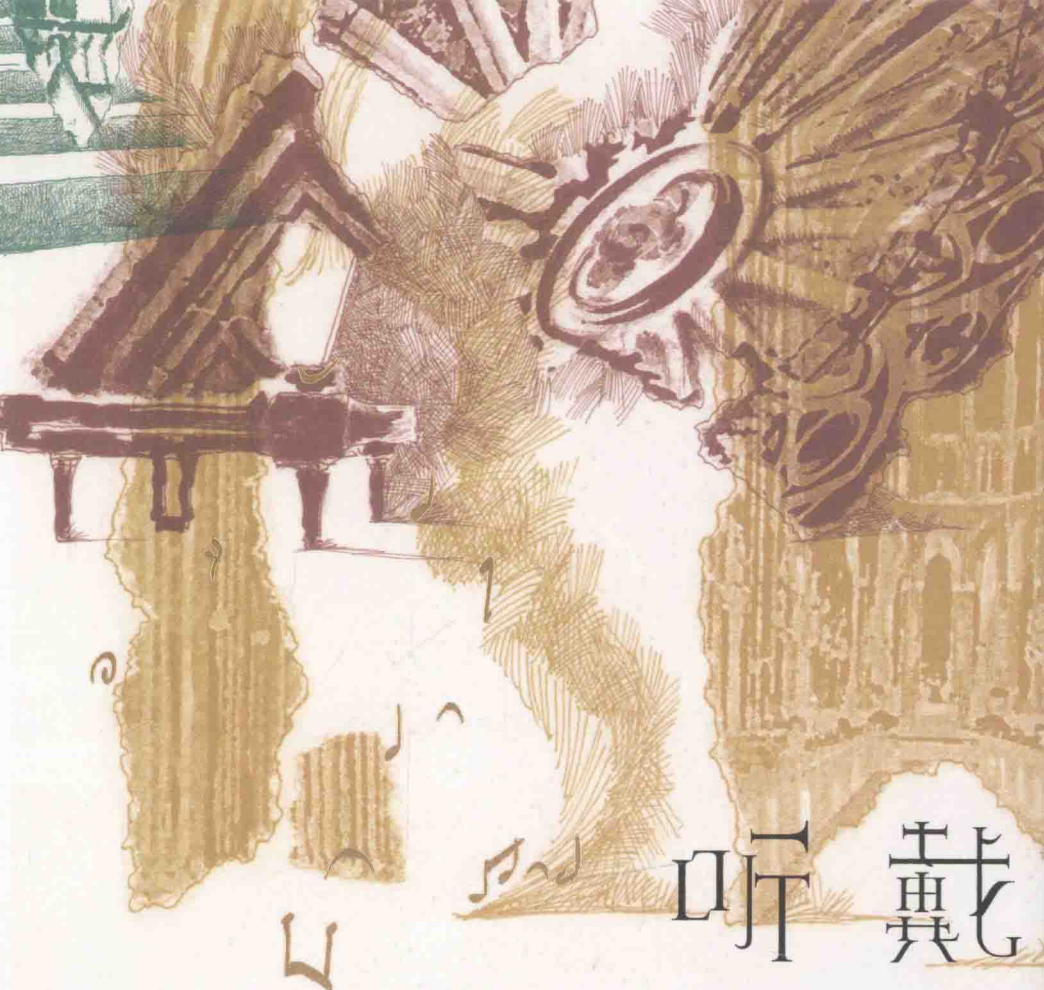




戴美口罩 听巴赫

李 逊 — 著

戴着口罩听巴赫

李 逊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着口罩听巴赫 / 李逊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495-7042-

I. ①戴… II. ①李… III. ①古典音乐—音乐评论—世界 IV. ①J6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984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3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歌剧院·大礼堂	1
唠一下买唱片的那些事	10
爱哭的老柴	18
斯特拉文斯基与勋伯格	22
俄味	27
穆特的香肩	31
盛产小提琴大师的国度	36
胖子的小提琴	45
了不起的西盖蒂	48
平安夜的《弥赛亚》	53
既要歌声赏心，也要美人悦目	56
能让人产生性冲动的古典音乐	59
弗兰克能用来泡妞吗	65
戴着口罩听巴赫	69

像流水	74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拉宾	76
昨晚的维瓦尔第	82
怪异的变奏	87
古尔达这条友	90
能唱莫扎特歌剧的都到哪里去了	94
图兰图兰朵朵开	97
颤音	100
黄豆豆弹琴，郎朗跳舞	105
有趣的罗西尼	108
穆洛娃的巴赫	111
西贝柳斯的冬天	116
莫扎特的笑	120
杜普蕾的情感追杀	123
弗兰西斯卡蒂的背影	127

卡拉斯的利爪	130
简单与精致	136
两个泡马子的高手	138
巴洛克一下	142
玩音乐	148
陈美的无穷动	154
叙事曲	157
标准答案	160
从三星带花到四星带花	164
齐默尔曼为什么在美国发飙	167
先跳大神，然后古典	169
蛋疼的例外	171
杀马特	176
经典的马屁音乐	181
啊——	185

荒岛唱片	188
瑞士表_法国号	191
来自拉美	197
海鸥	200
女鬼周璇	204
歌剧的成本	206
一头撞死	212
韩胖子的谎言和古典精神	214
如歌的行板	217
关学曾	220
收音机里的古典时光	223
琴与诗	228
颓读昆曲	232
应该喜欢谁	251
后记	256

歌剧院·大礼堂

一个音乐节，我还没意识到这个金色大厅快变成中国人唱堂会的地方了。在我看来他们此次活动只是一趟有趣的音乐旅行而已，因为合唱团的成员得自掏腰包前往欧洲，费用自然不低，家庭条件不好的就只能放弃了，所以这个合唱团的人选最终并不完全以声乐水平来决定。

那天正在上着班，老爸转发了一条短信过来：“特大喜讯，合唱团获本次维也纳音乐节合唱组别第一名，并获得优秀奖的最高奖项，是五年来中国参赛团所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条消息着实让我一愣，好歹维也纳音乐节是一个以表演德奥系古典派与浪漫派作品为主的盛会，去的都是些世界顶尖的专业团体，也不会让你在那唱什么红歌捣乱，其地位和奖项还是具备权威性的。我们家90后虽然钢琴可达10级水平，发声时音准不会有错，但平时从来没听他唱过歌，能跟着去维

也纳的金色大厅凑个数已经是个意外了，怎么居然连最高奖也捧回来了。这两天等着看国内有无相关报道，等来等去都没有，难道我们已经牛逼得不把维也纳音乐节放在眼里了？

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叫“维也纳至高荣耀国际青少年音乐节”的劳什子，“这项崭新的全球性音乐盛会不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音乐家及音乐团体提供了一个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及史麦塔纳音乐厅登台表演的机会，更通过大师班的学习和公益性公开演出的体验建立起一个供青少年音乐界之间相互学习交流的国际性平台，并借此领略维也纳作为音乐之都的无穷魅力。”因为是2007年才创办的，到今年正好第五个年头。不知怎么地看到这里我居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幸好不是那个正版的音乐节。

90后回国后，倒是从他那详细地了解到一些演出情况，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那个金色大厅，我曾经的梦想就是坐在里面听一场大师级的音乐会。没料到的居然是90后的外甥捷足先登，并且以演出者的身份站在舞台上。

我喜欢歌剧院或者音乐厅这样的建筑，是因为在越来越物质化的今天，只有这些建筑，无论古老的还是当代的，大都保留了一份宗教崇高的仪式感。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大剧院就不用说了，即使是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设计建造的很多以突出政治为主题的礼堂，也无不例外地体现出一种对戏剧的虔诚和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有神论或者无神论可以解释的，它很自觉地就在那些建筑思想中流露出来。所以你看那些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之类，多少有些希腊神庙的影子，至少抬

级而上的台阶，还有多立克或者科林斯风格的立柱是少不了的。这些在原作基础上做过减法的立柱，当然不仅仅是力学原理的实现，它让人感觉到瞬间的渺小，对神的战栗，这正是古希腊悲剧传统中的典型氛围。

因为这个原因，一直不觉得那个被称之为20世纪建筑奇迹的悉尼歌剧院有什么好的，它看上去既轻浮又土气，在那里欣赏一场巴洛克音乐会，应该是很怪诞的吧。在我眼里，它甚至远远比不上重庆人民大礼堂，我对这幢建筑是久仰大名，但有机会站在它面前时，还是被它惊呆了。这是一幢极具魅力的建筑，把中国的古典元素与西方歌剧院华丽的礼仪与做派融合得天衣无缝。尤其是它出现在刚刚结束内战，一切都还百废待兴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主设计，并在短短两三年修造完成，便让人不得不对它产生敬佩。今天我们制造出了太多的建筑垃圾，实在是应该站在它面前惭愧一番。

说到大礼堂，这是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歌剧院”和“音乐厅”的替代词，兼顾着演出与集会的双重任务，算是执政者在特殊年代为文化生活划出的最后一道底线。如果要想看一场演出，我们根本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歌剧院”这一说，只知道上人民大礼堂。这样的礼堂大多是各城市各单位标志性的建筑，传达着来自政府和领导最权威的声音。我自己便是守着一座这样的礼堂，在它摇摇晃晃的排椅上欣赏着红色的演出，度过了整个童年与少年时代。

那是我们大院的礼堂，占据着中心花园一侧最好的位置。同样有

几级天路似的台阶，门口处同样地竖着几根立柱，虽然没有螺旋形的装饰柱头，仍然高大得需要人去仰望，这个仰望真是无比美妙的一次视觉到达，它在上方一半嵌入蓝天，一半隐入灰暗，形成神秘的光影变幻。走进礼堂，它上方的天顶是镂花的，图案有前苏联的风格，像稻穗飘在头上。舞台则铺着简易的木板，下面堆着杂物，落着厚厚的灰尘，美妙的歌舞或者音乐就隔着这层木板在上面展现。如果舞蹈演员一个大跳，落地时会有响亮的咚咚声，然后薄薄的尘土就从地底下渗透上来，灯光一照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上档次的演出，需要临时盖上地毯，我想那不仅仅是保护喜儿们的足尖，更重要的是不让灰尘破坏了戏剧的庄严。

古希腊海罗德斯阿提卡斯大剧场是为缪斯女神的神殿配套的歌剧院，我熟悉的这座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的礼堂，同样因为它隐含的些微神性成为一个孩子心中艺术的圣地。可惜，最终它还是无可挽回地被新建筑取代了。

另一个让我常常会想起的，是原来桂林十字街心的那个桂剧院，半圆形，依着街势而建，几根标志性的大柱子与两边的骑楼相连着，看上去非常接地气。剧院里面座位不多，人坐在里面有闹哄哄的感觉，老觉得与台上的演员挨得太近，看戏时细节特别多，一个妆画得是否潦草，一段唱里有没有因为不够婉转而听到笨拙的呼吸，都能即刻察觉。我在那个地方看得多的其实还不是演出，多半是一些流行的电影。但是在里面也正经地看过一两场彩调剧、桂剧。印象比较深的是桂剧团演的《小刀会》，那时刚结束“文革”，一些名伶重新抛头





露面，看演出实际就是让这些名字与真人对个号。那个长得像大猩猩似的筱兰魁也出来了，还记得上了年纪的观众一看到他出来就笑，也不知笑的是什么。

以后这个桂剧院就在笑声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谁要是有心还能找一些当年赞美旧城改造的骈文出来，一定是在歌颂时代的日新月异，市领导的英明决策什么的。它的消失简直就是一场欢天喜地的谋杀。多年以后，才有人偶尔地拍了一下脑袋，就像发现拍卖会上有件古董曾经也被闲置在家中很久又随手扔掉，那种既懊恼又无法宣泄的郁闷跟谁说去？能做的只是尽力把它遗忘吧。

倒是在县里某个乡镇看到还有遗存下来的人民大礼堂。那是一座四方古城，里面全是上世纪留下的土坯和木板老房，破败的学校，废弃的社办小厂。就在这样的地方赫然出现一个虎背熊腰的苏式大礼堂，白色柱子，黄色外墙，红色的巨大窗棂，在礼堂正中的额头上，除了极有力的魏碑体“人民礼堂”四字，还有一个醒目的国徽。这个礼堂即使放在城市里也很排场了，但它孤零零地出现在这个人口不多、经济不发达的地方，那强大的气场一下把整个古镇给盖压住了。我很好奇，在资金极其紧缺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似乎这笔钱用在象征权力的镇政府建设上更为合理。但是它既没有用去美化官员的办公室，也没有用在孩子们教学环境的改造上，而是投入到了看上去并不那么实用的一个文化项目上，这是非常有品位的战略投资了吧。它有些类似欧洲的很多小镇，就算人口再少，建一个尽可能讲究的教堂仍然是居民的共识。毕竟，那种堂皇对人的精神世界是有寄托的。

这些年大礼堂的光环渐渐褪去，各地都在赶造豪华的歌剧院，要是有一个城市没有一座拿得出手的歌剧院或者音乐厅，感觉都没脸混下去了。广州除了有个星海音乐厅，又搞了个广州歌剧院，还是请世界级大师英国的哈迪德主持的设计。这些歌剧院自然都是天价建造，落在一座早就具有国际范儿的大都市也说得过去。通常在花这笔钱的时候，人们也总是能找到很好的理由：作为文化名城当然得有一流的文化设施，才能让它看上去显得比较饱满。珠海位于野狸岛上的歌剧院也在加紧建设中，只是这个政府项目吵吵了十来年还没完工，却让另一个房地产业的老大抢先搞出了自己的歌剧院。我还没来得及去观赏一场演出，从图片上看，一切都很像那么回事，演出大厅里金滚金地晃着人眼，因为还没有时间去沉淀它，看上去都有些泛着贼光。当然一百年后它会比现在要更像一座歌剧院，这是肯定的。另一方面看，人们的文化生活开始走向歌剧院而不是大礼堂了，这是好事。

唯一要注意的，是歌剧院设计再怎么创新，都得保持它本来的辨识度，它不能搞得太莫名其妙，太为所欲为，太像一个土财主聚集的会所而不像神住的地方。

歌剧院兴建的势头所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面对世界最豪华的演出阵容和音乐盛典，自认为见多识广的中国人开始觉得不过尔尔了。比如我年年追看的央视第一套直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坦率地说，很多和我一样的土包子最初都不只是为了欣赏一场高水准的圆舞曲大餐，还能顺便把令人瞠目结舌的豪华音乐厅游览一遍。这种开洋荤终于迎来了它的衰败期，据说收视率年年下降，近两年已经没再见央视

一套有直播了。去年的元旦我就心急火燎地从中央到地方挨个台找了一遍，也没把它找出来，后来才知道央视的音乐频道仍然有直播。我是压根儿不知道央视还有这么奇怪的一个频道，一套不播出，就等于看不到直播了。

对维也纳金色大厅感到腻歪是早晚的事。如果换作阿姆斯特丹音乐厅，换作斯卡拉歌剧院，最终结果也一样。听音乐会或者看歌剧，都还不足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愿那些新盖的歌剧院，别光鲜了一阵之后，又成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地方。

唠一下买唱片的那些事

最早开始接触古典音乐，还是收音机年代。好像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有一天打开家里的红灯牌，里面正在播放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觉得很新鲜，原来这就是交响乐。以前我一直把样板戏里的《交响乐沙家浜》和《长征组歌》那一类货色当成交响乐的标准模板。至于贝多芬仅仅是久仰大名，第一回听到他的作品，才发现如此震撼，这种震撼不是凭想象能够完成的。

那个贝九应该是中央乐团1959年的演出版本，指挥是严良堃，里面的女高音就是桂林老乡梁美珍，她后来也在《交响乐沙家浜》里担任阿庆嫂的角色。她唱阿庆嫂的那个味道很怪异，用美声唱京剧的二黄三眼，既得有民族味还不能丢了交响乐的洋范儿，总之是相当为难她了，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也是独一份。后来这么奇葩的演唱再也没有听到过。但是听她的《欢乐颂》却是相当有爆发力，那次演出的水